

三國志演義
一



羅貫中著

三
國
志
演
義
一

商務印書館

三 國 志 演 義

(全四冊)

羅貫中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 印 刷

統一書號 10017·19

1933年11月初版

開本 787×1092 1/32

1957年12月重印第1版

印張 32 9/16

1957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 1—80,000

定價(6) 2.60

讀三國志法

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閭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閭運者何。晉是也。魏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論地則以中原爲主。論理則以劉氏爲主。論地不若論理。故以正統予魏者。司馬光通鑑之誤也。以正統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爲正也。綱目於獻帝建安之末。大書後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吳魏分注其下。蓋以蜀爲帝室之胄。在所當予。魏爲篡國之賊。在所當奪。是以前則書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後則書漢丞相諸葛亮出師伐魏。而大義昭然。揭於千古矣。夫劉氏未亡。魏未混。一魏固不得爲正統。迨乎劉氏已亡。晉已混。一而晉亦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晉以臣弑君。與魏無異。而一傳之後。厥祚不長。但可謂之閭運。而不可謂之正統也。至於東晉偏安。以牛易馬。愈不得以正統歸之。故三國之并吞於晉。猶六國之混一於秦。五代之混一於隋耳。秦不過爲漢驅除。隋不過爲唐驅除。前之正統以漢爲主。而秦與魏晉不得與焉。亦猶後之正統以唐宋爲主。而宋齊梁陳隋唐晉漢周俱不得與焉耳。且不特魏晉不如漢之爲正。卽唐宋亦不如漢之爲正。煬帝無道。而唐代之是。已惜其不能顯然如周之代商。而稱唐公加九錫。以蹈魏晉之陋轍。則得天下之正。不如漢也。若夫宋以忠厚立國。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間。故尙論者。以正統予宋。然終宋之世。燕雲十六州未入版圖。其規模已遜於唐。而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則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漢也。唐宋且不如漢。而何論魏晉哉。高帝以除暴秦。擊楚之殺義帝者而興。光武以誅王莽而克復舊物。昭烈以討曹操而存漢祀於西川。祖宗之創之者正。而子孫之繼之者亦正。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爲正統。而謂昭烈之偏安非正統也。昭烈爲正統。而劉裕劉智遠亦皆劉氏子孫。其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裕與智遠之爲漢苗裔。遠而無徵。不若中山靖王之後。近而可考。又二劉皆以篡弑得國。故不得與昭烈並也。後唐李存勗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存勗本非李而賜姓李。其與呂秦牛晉不甚相遠。故亦不得與昭烈並也。南唐李昇之亦不

得繼唐而爲正統者何也。曰世遠代遐。亦裕與智遠者比。故亦不得與昭烈並也。南唐李昇不得繼唐而爲正統。南宋高宗獨得繼宋而爲正統者何也。高宗立太祖之後爲後。以延宋祚於不絕。故正統歸焉。夫以高宗之殺岳飛。用秦檜。全不以二聖爲念。作史者尙以其延宋祚而歸之。以正統況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討漢賊者乎。則昭烈之爲正統。愈無疑也。陳壽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於紫陽綱目。而特於演義中附正之。

古史甚多。而人獨貪看三國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衆。未有盛於三國者也。觀才與不才。敵不奇。觀才與才。敵則奇。觀才與才。敵而一才又遇衆才之匹。不奇。觀才與才。敵而衆才尤讓一才之勝。則更奇。吾以爲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諸葛孔明一絕也。關雲長一絕也。曹操亦一絕也。歷稽載籍。賢相林立。而名高萬古者。莫如孔明。其處而彈琴抱膝。居然隱士。風流出而羽扇綸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則盡乎人事。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測。鞠躬盡瘁。志決身殲。仍是爲臣爲子之用心。比管樂則過之。比伊呂則兼之。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絕倫超羣者。莫如雲長。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燭達旦。人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義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心則趙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過之意。則阮籍傲物白眼之意。而嚴正過之。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歷稽載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魏荀彧勤王之說。而自比周文。則有似乎忠。黜袁術僭號之非。而願爲曹操。則有似乎順。不殺陳琳而愛其才。則有似乎寬。不追關公以全其志。則有似乎義。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過之。桓溫不能識王猛。而操之知人過之。李林甫雖能制祿山。不如操之懷烏桓於塞外。韓侂胄雖能貶秦檜。不若操之討董卓於生前。竊國家之柄。而姑存其號。異於王莽之顯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兒。勝於劉裕之急欲篡國。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有此三奇。乃前後史之所絕無者。故讀遍諸史。而愈不得不喜。

讀三國志也。

三國之有三絕固已。然吾自三絕而外。更遍觀乎三國之前。三國之後。問有運籌帷幄。如徐庶龐統者乎。問有行軍用兵。如周瑜陸遜司馬懿者乎。問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賈詡步騭虞翻顧雍張昭者乎。問有功將略。適等越倫。如張飛趙雲黃忠嚴顏張遼徐晃徐盛朱桓者乎。問有衝鋒陷陣。驍銳莫當。如馬超馬岱關興張苞許褚典韋張郃夏侯惇黃蓋周泰甘寧太史慈丁奉者乎。問有兩才相當。兩賢相遇。如姜維鄧艾之智勇悉敵。羊祜陸抗之從容互鎮者乎。至於道學。則馬融鄭玄。文藻則蔡邕王粲。穎捷則曹植楊修。蚤慧則諸葛恪鍾會。應對則秦宓張松。舌辯則李恢關澤。不辱君命。則趙咨鄧芝。飛書馳檄。則陳琳阮瑀。治煩理劇。則蔣琬董允。揚譽蜚聲。則馬良荀爽。好古則杜預。博物則張華。求之別籍。未易一一見也。乃若知賢則有司馬徽之哲。勵操則有管甯之高。隱居則有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之逸。忤姦則有孔融之正。觸邪則有趙彥之直。斥惡則有禰衡之豪。罵賊則有吉平之壯。殉國則有董承伏完之賢。捐生則有耿紀韋晃之節。子死於父。則有劉諤關平之孝。臣死於君。則有諸葛瞻諸葛尚之忠。部曲死於主帥。則有趙累周倉之義。其他早計如田豐。苦口如王累。矢貞如沮授。不屈如張任。輕財篤友如魯肅。事主不二心如諸葛瑾。不畏強禦如陳泰。視死如歸如王經。獨存介性如司馬孚。炳炳燦燦。照耀史冊。殆舉前之豐沛三傑。商山四皓。雲臺諸將。富春客星。後之瀛洲學士。麟閣功臣。杯酒節度。若市宰相。分見於各朝之千百年者。奔合輻輳於三國之一時。豈非人才一大都會哉。入鄧林而選名材。遊玄圃而見積玉。收不勝收。接不暇接。吾於三國有觀止之歎矣。

三國一書。乃文章之最妙者。叙三國不自三國始也。三國必有所自始。則始之以漢帝。敍三國不自三國終也。三國必有所自終。則終之以晉國。而不但此也。劉備以帝胄而續統。則有宗室如劉表劉璋劉繇劉辟等以陪之。曹操以強臣而專制。則有廢立如董卓。亂國如李傕郭汜以陪之。孫權以方侯而分鼎。則有僭號如袁術。稱

雄如袁紹。割據如呂布。公孫瓚張揚張邈張魯張繡等以陪之。劉備曹操於第一回出名。而孫權則於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許都在第十一回。孫氏之定江東在第十二回。而劉氏之取西川則在第六十回。後假令今人作裨官。欲平空擬一三國之事勢。必劈頭便叙三人。三人各據一國。有能如是之統乎。其前出乎其後。多方以盤旋乎其左右者哉。古事所傳天然有此等波瀾。天然有此等層折。以成絕世妙文。然則讀三國一書。誠勝讀裨官萬萬耳。

若論三國開基之主。人盡知爲劉備孫權曹操也。而不知其間各有不同。備與操皆自我身而創業。而孫權則藉父兄之力。其不同者一。備與權皆及身而爲帝。而操則不自爲。而待之於其子孫。其不同者二。三國之稱帝也。惟魏獨早。而蜀則稱帝於曹操已死。曹丕已立之餘。吳則稱帝於劉備已死。劉禪已立之後。其不同者三。三國之相持也。吳爲蜀之鄰。魏爲蜀之讎。蜀與吳有和有戰。而蜀與魏則有戰無和。吳與蜀則和多於戰。吳與魏則戰多於和。其不同者四。三國之傳也。蜀止二世。魏則自丕及奂。凡五主。吳則自權及皓。凡四主。其不同者五。三國之亡也。吳居其後。而蜀先之。魏次之。魏則見奪於其臣。吳蜀則見并於其敵。其不同者六。不甯惟是。策之與權。則兄終而及弟。不之與禪。則舍弟而立兄。備之與禪。則父爲帝而子爲虜。操之與丕。則父爲臣而子爲君。可謂參差錯落。變化無方者矣。今之不善畫者。雖使繪兩人。亦必彼此同貌。今之不善歌者。即使唱兩調。亦必前後同聲。文之合掌。往往類是。古人本無雷同之事。而今人好爲雷同之文。則何不取予所批三國志而讀之。三國一書。總起總結之中。又有六起六結。其敘獻帝。則以董卓廢立爲一起。以曹丕篡奪爲一結。其敘西蜀。則以成都稱帝爲一起。而以綿竹出降爲一結。其敘劉關張三人。則以桃園結義爲一起。而以白帝託孤爲一結。其敘諸葛亮。則以三顧草廬爲一起。而以六出祁山爲一結。其敘魏國。則以黃初改元爲一起。而以司馬受禪爲一結。其敘東吳。則以孫堅匿璽爲一起。而以孫皓銜璧爲一結。凡此數段文字。聯絡交互於其間。或此方起

而彼已結。或此未結而彼又起。讀之不見其斷續之迹。而按之則自有章法之可知也。

三國一書。有追本窮源之妙。三國之分。由於諸鎮之角立。諸鎮角立。由於董卓之亂國。董卓亂國。由於何進之召外兵。何進召外兵。由於十常侍之專政。故叙三國必以十常侍爲之端也。然而劉備之初起。不卽在諸鎮之內。而尚在草澤之間。夫草澤之所以有英雄聚義。而諸鎮之所以繕修兵革者。由於黃巾之作亂。故叙三國又必以黃巾爲之端也。乃黃巾未作。則有上天垂災異以警戒之。更有忠謀智計之士。直言極諫以預料之。使當時爲之君者。體天心之仁愛。納良臣之讜論。斷然舉十常侍而迭斥焉。則黃巾可以不作。草澤英雄可以不起。諸鎮之兵革可以不修。而三國可以不分矣。故叙三國而追本於桓靈。猶河源之有星宿海云。

三國一書。有巧收幻結之妙。設令魏而爲蜀所并。此人心之所甚願也。設令蜀亡而魏得一統。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乃彼蒼之意。不從人心所甚願。而亦不出於人心之所大不平。特假手於晉以一之。此造物者之幻也。然天既不祚漢。又不于魏。則何不假手於吳。而必假手於晉乎。曰。魏固漢賊也。吳嘗害關公。奪荊州。助魏以攻蜀。則亦漢賊也。若晉之奪魏。有似乎爲漢報讎也者。則與其一之以吳。無甯一之以晉也。且吳爲魏敵。而晉爲魏臣。魏以臣弑君。而晉卽如其事以報之。可以爲戒於天下後世。則使魏而見并於其敵。不若使之見并於其臣之爲快也。是造物者之巧也。幻既出人意。外巧復在人意中。造物者可謂善於作文矣。今人下筆。必不能如此之幻。如此之巧。然則讀造物自然之文。而又何必讀今人臆造之文乎哉。

三國一書。有以賓襯主之妙。如將叙桃園兄弟三人。先叙黃巾兄弟三人。桃園其主也。黃巾其實也。將叙中山靖王之後。先叙魯恭王之後。中山靖王其主也。魯恭王其實也。將叙何進。先叙陳蕃。竇武何進其主也。陳蕃竇武其實也。叙劉關張及曹操孫堅之出色。并叙各鎮諸侯之無用。劉備曹操孫堅其主也。各鎮諸侯其實也。劉備將遇諸葛亮。而先遇司馬徽。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諸人。諸葛亮其主也。司馬徽諸人其實也。諸葛亮歷

事兩朝。乃又有先來即去之徐庶。晚來先死之龐統。諸葛亮其主也。而徐庶龐統其賓也。趙雲先事公孫瓚。黃忠先事韓玄。馬超先事張魯。法正嚴顏先事劉璋。而後皆歸劉備。備其主也。公孫瓚韓玄張魯劉璋其賓也。太史慈先事劉繇。後歸孫策。甘甯先事黃祖。後歸孫權。張遼先事呂布。徐晃先事楊奉。張郃先事袁紹。賈詡先事李傕。張繡而後皆歸曹操。孫曹其主也。劉繇黃祖呂布楊奉等諸人其賓也。代漢當塗之讖。本應在魏。而袁公路謬以自許。魏其主也。袁公路其賓也。三馬同槽之夢。本應在司馬氏。而曹操誤以爲馬騰父子。司馬氏其主也。馬騰父子其賓也。受禪臺之說。李肅以賺董卓。而曹丕即真焉。司馬炎又即真焉。曹丕司馬炎其主也。董卓其賓也。且不獨人有賓主也。地亦有之。獻帝自洛陽遷長安。又自長安遷洛陽。而終乃遷於許昌。許昌其主也。長安洛陽皆賓也。劉備失徐州而得荊州。荊州其主也。徐州其賓也。及得南川而復失荊州。兩川其主也。而荊州又其賓也。孔明將北伐中原。而先南定蠻方。意不在蠻方。而在中原。中原其主也。蠻方其賓也。抑不獨地有賓主也。物亦有之。李儒持鴆酒短刀白練以貽帝。辨鴆酒其主也。短刀白練其賓也。許田打圍。將叙曹操射鹿。先叙玄德射兔。鹿其主也。兔其賓也。赤壁鏖兵。將叙孔明借風。先叙孔明借箭。風其主也。箭其賓也。董承受玉帶。陪之以錦袍。帶其主也。袍其賓也。關公拜受赤兔馬。而陪之以金印紅袍。諸賜馬其主也。金印等其賓也。曹操掘地得銅雀。而陪之以玉龍金鳳。雀其主也。龍鳳其賓也。諸如此類。不可悉數。善讀是書者。可於此悟文章賓主之法。

三國一書。有同樹異枝。同枝異葉。同葉異花。同花異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爲能。又以善犯爲能。不犯之而求避之。無所見其避也。惟犯之而後避之。乃見其能避也。如紀宮掖。則寫一何太后。又寫一董太后。寫一伏皇后。又寫一曹皇后。寫一唐貴妃。又寫一董貴人。寫甘糜二夫人。又寫一孫夫人。又寫一北地王妃。寫魏之甄后。毛后又寫一張后。而其間無一字相同。紀戚畹則何進之後。寫一董承。董承之後。又寫一伏完。寫一魏之張緝。又

寫一吳之錢尙。而其間亦無一字相同。寫權臣則董卓之後。又寫李傕郭汜。傕汜之後。又寫曹操。曹操之後。又寫一曹丕。曹丕之後。又寫一司馬懿。司馬懿之後。又並寫一師昭兄弟。師昭之後。又繼寫一司馬炎。又旁寫一吳之孫琳。而其間亦無一字相同。其他叙兄弟之事。則袁譚與袁尙不睦。劉琦與劉琮不睦。曹丕與曹植亦不睦。而譚與尙皆死。琦與琮一死一不死。丕與植皆不死。不大異乎。叙婚姻之事。則如董卓求婚於孫堅。袁術約婚於呂布。皆操約婚於袁譚。孫權結婚於劉備。又求婚於雲長。而或絕而不許。或許而復絕。或僞約而反成。或真約而不就。不大異乎。至於王允用美人計。周瑜亦用美人計。而一效一不效。則互異。卓布相惡。傕汜亦相惡。而一靖一不靖。則互異。獻帝有兩番密詔。則前隱而後彰。馬騰亦有兩番討賊。則前彰而後隱。此其不同者矣。呂布有兩番弑父。而前動於財。後動於色。前則以私滅公。後則假公濟私。此又其不同者矣。趙雲有兩番救主。而前救於陸。後救於水。前則受之主母之手。後則奪之主母之懷。此又其不同者矣。若其寫水不止一。寫火亦不止一。一番曹操有下邳之水。又有冀州之水。關公有白河之水。又有雷川口之水。呂布有濮陽之火。曹操有烏巢之火。周郎有赤壁之火。陸遜有猇亭之火。徐盛有南徐之火。武侯有博望新野之火。又有盤蛇谷上方谷之火。前後曾有絲毫相犯否。甚者孟獲之擒。有七。祁山之出。有六。中原之伐。有九。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妙哉文乎。譬猶樹同是樹。枝同是枝。葉同是葉。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結子。五色紛披。各成異采。讀者於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又有犯之一法也。

三國一書。有星移斗轉。雨覆風翻之妙。杜少陵詩曰。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成蒼狗。此言世事之不可測也。三國之文。亦猶是耳。本是何進謀誅宦官。却弄出宦官殺何進。則一變。本是呂布助丁原。却弄出呂布殺丁原。則一變。本是董卓結呂布。却弄出呂布殺董卓。則一變。本是陳宮釋曹操。却弄出陳宮欲殺曹操。則一變。陳宮未殺曹操。反弄出曹操殺陳宮。則一變。本是王允不赦傕汜。却弄出傕汜殺王允。則一變。本是孫堅與袁術

不睦。却弄出袁術致書於孫堅。則一變。本是劉表求救於袁術。却弄出劉表殺孫堅。則一變。本是昭烈從袁紹以討董卓。却弄出助公孫瓚以攻袁紹。則一變。本是昭烈救徐州。却弄出昭烈取徐州。則一變。本是呂布投徐州。却弄出呂布奪徐州。則一變。本是呂布攻昭烈。又弄出呂布迎昭烈。則一變。本是呂布絕袁術。又弄出呂布求袁術。則一變。本是昭烈助呂布以討袁術。又弄出助曹操以殺呂布。則一變。本是昭烈助曹操。又弄出昭烈討曹操。則一變。本是昭烈攻袁紹。又弄出昭烈投袁紹。則一變。本是昭烈助袁紹以攻曹操。又弄出關公助曹操以攻袁紹。則一變。本是關公尋昭烈。又弄出張飛欲殺關公。則一變。本是關公許田欲殺曹操。又弄出華容道放曹操。則一變。本是曹操追昭烈。又弄出昭烈投東吳。以破曹操。則一變。本是孫權讐劉表。又弄出魯肅弔劉表。又弔劉琦。則一變。本是孔明助周郎。却弄出周郎欲殺孔明。則一變。本是周郎欲害昭烈。却弄出孫權結婚昭烈。則一變。本是用孫夫人牽制昭烈。却弄出孫夫人助昭烈。則一變。本是孔明氣死周郎。又弄出孔明哭周郎。則一變。本是昭烈不受劉表荊州。却弄出昭烈借荊州。則一變。本是劉璋欲結曹操。却弄出迎昭烈。則一變。本是劉璋迎昭烈。却弄出昭烈奪劉璋。則一變。本是昭烈分荊州。又弄出呂蒙襲荊州。則一變。本是昭烈破東吳。又弄出陸遜敗昭烈。則一變。本是孫權求救於曹操。却弄出曹操不欲襲孫權。則一變。本是昭烈讐東吳。又弄出孔明結好東吳。則一變。本是劉封聽孟達。却弄出劉封攻孟達。則一變。本是孟達背昭烈。又弄出孟達欲歸孔明。則一變。本是馬騰與昭烈同事。又弄出馬超攻昭烈。則一變。本是馬超救劉璋。却弄出馬超投昭烈。則一變。本是姜維敵孔明。却弄出姜維助孔明。則一變。本是夏侯霸助司馬懿。却弄出夏侯霸助姜維。則一變。本是鍾會忌鄧艾。却弄出衛瓘殺鄧艾。則一變。本是姜維賺鍾會。却弄出諸將殺鍾會。則一變。本是羊祜和陸抗。却弄出羊祜請伐孫皓。則一變。本是羊祜請伐吳。又弄出一杜預。又弄出一王濬。則一變。論其呼應有法。則讀前卷定知其有後卷。論其變化無方。則看前文更不料其有後文。於其可知。見三國之文之精。於其不可料。更

見三國之文之幻矣。

三國一書有橫雲斷嶺橫橋鎖溪之妙。又有宜於連者。有宜於斷者。如五關斬將。三顧草廬。七擒孟獲。此文之妙於連者也。如三氣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此文之妙於斷者也。蓋文之短者不連敘。則不貫串。文之長者連敘。則懼其累墜。故必叙別事以間之。而後文勢乃錯綜盡變。後世稗官家鮮能及此。

三國一書有將雪見霰。將雨聞雷之妙。將有一段正文在後。必先有一段閒文以爲之引。將有一段大文在後。必先有一段小文以爲之端。如將叙曹操橫陽之火。先叙糜竺家中之火。一段閒文以啓之。將叙孔融求救於昭烈。先叙孔融通刺於李弘。一段閒文以啓之。將叙赤壁縱火。一段大文先寫博望新野兩段小文以啓之。將叙六出祁山一段大文。先寫七擒孟獲一段小文以啓之。是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頓宮。文章之妙正復類是。

三國一書有浪後波紋。雨後霽霖之妙。凡文之奇者。文前必有先聲。文後亦必有餘勢。如董卓之後。又有從賊以繼之。黃巾之後。又有餘黨以衍之。昭烈三顧草廬之後。又有劉琦三請諸葛一段文字以映帶之。武侯出師一段大文之後。又有姜維伐魏一段文字以蕩漾之。是也。諸如此類。皆他書所未有。

三國一書有寒冰破熱。涼風掃塵之妙。如關公五關斬將之時。忽有鎮國寺內遇普淨長老一段文字。昭烈躍馬檀溪之時。忽有水鏡莊上遇司馬先生一段文字。孫策虎踞江東之時。忽有遇于吉一段文字。曹操進爵魏王之時。忽有遇左慈一段文字。昭烈三顧草廬之時。忽有遇崔州平席地閒談一段文字。關公水淹七軍之後。忽有玉泉山下點化一段文字。至於武侯征蠻而忽逢孟節。陸遜追蜀而忽遇黃承彥。張任臨敵而忽問士虛丈人。昭烈伐吳而忽問青城老叟。或僧或道或隱士或高人。俱於極喧鬧中求之。真足令人躁思頓清。煩襟盡滌。

三國一書。有笙簫夾鼓。琴瑟間鐘之妙。如正叙黃巾擾亂。忽有何后董卓兩宮爭論一段文字。正叙董卓縱橫。忽有貂蟬鳳儀亭一段文字。正叙催汜猖狂。忽有楊彪夫人與郭汜之妻來往一段文字。正叙下邳交戰。忽有呂布送女嚴氏戀夫一段文字。正叙冀州廝殺。忽有袁譚失妻。曹丕納婦一段文字。正叙冀州事變。忽有蔡夫人商議一段文字。正叙赤壁鏖兵。忽有曹操欲取二喬一段文字。正叙宛城交攻。忽有張濟妻與曹操相遇一段文字。正叙趙雲取桂陽。忽有趙範寡嫂敬酒一段文字。正叙昭烈爭荊州。忽有孫權親妹洞房花燭一段文字。正叙孫權戰黃祖。忽有孫翊妻爲夫報讐一段文字。正叙司馬懿殺曹爽。忽有辛憲英爲弟畫策一段文字。至於袁紹討曹操之時。忽帶叙鄭康成之婢。曹操救漢中之日。忽帶叙蔡中郎之女。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人但知三國之文。是叙龍爭虎鬪之事。而不知爲鳳爲鸞。爲鶯爲燕。篇中有應接不暇者。令人於干戈隊裏。時見紅裙旌旗影中。常覩粉黛。殆以豪士傳與美人傳。合爲一書矣。

三國一書。有隔年下種。先時伏着之妙。善圖者投種於地。待時而發。善弈者下一閑着於數十着之前。而其應在數十着之後。文章叙事之法。亦猶是已。如西蜀劉璋。乃劉焉之子。而首卷將叙劉備。先叙劉焉。早爲取西川伏下一筆。又於玄德破黃巾時。並叙曹操。帶叙董卓。早爲董卓亂國。曹操專權伏下一筆。趙雲歸昭烈。在古城聚義之時。而昭烈之遇趙雲。早於磐河戰公孫時。伏下一筆。馬超歸昭烈。在葭萌戰張飛之後。而昭烈之與馬騰同事。早於受衣帶詔時。伏下一筆。龐統歸昭烈。在周郎既死之後。而童子述龐統姓名。早於水鏡莊前伏下一筆。武侯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上方谷火滅之後。而司馬懿未遇其時之語。崔州平天不可強之言。早於三顧草廬前伏下一筆。劉禪帝蜀四十餘年。其終在一百十回之後。而鶴鳴之兆。早於新野初生時。伏下一筆。姜維九伐中原。在一百五回之後。而武侯之收姜維。早於初出祁山時。伏下一筆。姜維與鄧艾相遇。在三伐中原之後。姜維與鍾會相遇。在九伐中原之後。而夏侯霸述兩人姓名。早於未伐中原時。伏下一筆。曹丕篡漢。在

八十回中。而青雲紫雲之祥。早於三十三回之前。伏下一筆。孫權僭號。在八十五回後。而吳夫人夢日之兆。早於三十八回中。伏下一筆。司馬懿魏。在一百十九回。而曹操夢馬之兆。早於五十七回中。伏下一筆。自此而外。凡伏筆之處。指不勝屈。每見近世稗官家。一到捫捥不來之時。便平空生出一人。無端造出一事。覺後文與前文隔斷。更不相涉。試令讀三國之文。能不汗顏。

三國一書。有添絲補錦移針勻繡之妙。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闕者。補之於彼篇。上卷所多者。勻之於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沓拖。而亦使後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無遺漏。而又使後事增絢染。此史家妙品也。如呂布取曹豹之女。本在未奪徐州之前。却於困下邳時叙之。曹操望梅止渴。本在擊張繡之日。却於青梅煮酒時叙之。管甯割席分坐。本在華歆未仕之前。却於破壁取后時叙之。吳夫人夢月。本在將生孫策之前。却於臨終遺命時叙之。武侯求黃氏爲配。本在未出草廬之前。却於諸葛瞻死難時叙之。諸如此類。亦指不勝屈。前能留步以應後。後能回照以應前。令人讀之。真一篇如一句。

三國一書。有近山濃抹。遠樹輕描之妙。畫家之法。於山與樹之近者。則濃之重之。於山與樹之遠者。則輕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遙。峯嵐層疊。豈能於尺幅之中。一一而詳繪之乎。作文亦猶是已。如皇甫嵩破黃巾。只在朱雋一邊打聽得來。袁紹殺公孫瓚。只在曹操一邊打聽得來。趙雲襲南郡。關張襲兩郡。只在周郎眼中。耳中得來。昭烈殺楊奉韓暹。只在紹烈口中。叙來。張飛奪古城。在關公耳中。聽來。簡雍投袁紹。在紹烈口中。說來。至若曹不三路伐吳。而皆敗。一路用實寫。兩路用虛寫。武侯退曹不五路之兵。惟遣使入吳用實寫。其四路皆虛寫。諸如此類。又指不勝屈。只一句兩句。却不知包却幾許事情。省却幾許筆墨。

三國一書。有奇峯對插。錦屏對峙之妙。其對之法。有正對者。有反對者。有一卷之中。自爲對者。有隔數十卷而遙爲對者。如昭烈則自幼使大曹操。則自幼使奸張飛。則一味性急。何進則一味性慢。議溫明是董卓。無君殺

丁原是呂布無父。袁紹磐河之戰。勝敗無常。孫堅岷山之役。生死不測。馬騰勤王室而無功。不失爲忠。曹操棄父讐而不果。不得爲孝。袁紹起馬步三軍而復回。是力可戰而不斷。昭烈擒王劉二將而復縱。是勢不敵而從權。孔融薦禰衡。是縉衣之好。禰衡罵曹操。是巷伯之心。昭烈遇德操。是無意相遇。單福過新野。是有心來謁。曹不苦逼生曹植。是同氣戈矛。昭烈痛哭死關公。是異姓骨肉。火息上方谷。是司馬之數當生。燈滅五丈原。是諸葛之命當死。諸如此類。或正對或反對。皆一回之中而自爲對者也。如以國戚害國戚。則有何進。以國戚薦國戚。則有伏完。李肅說呂布。則以智濟其惡。王允說呂布。則以巧行其忠。張飛失徐州。則以飲酒誤事。呂布陷下邳。則以禁酒受殃。關公飲魯肅之酒。是一片神威。羊祜飲陸抗之酒。是一團和氣。孔明不殺孟獲。是仁者之寬。司馬懿必殺公孫淵。是奸雄之刻。關公義釋曹操。是報其德於前。翼德義釋嚴顏。是收其用於後。武侯不用子午谷之計。是慎謀以圖全。鄧艾不懼陰平嶺之危。是行險以徼倖。曹操有病。陳琳一罵便好。王郎無病。孔明一罵便亡。孫夫人好甲兵。是女中丈夫。司馬懿受巾幘。是男中女子。八日而取上庸。則以速而神。百日而取襄平。則以遲而勝。孔明屯田渭濱。是進取之計。姜維屯田沓中。是退避之謀。曹操受漢之九錫。是操之不臣。孫權受魏之九錫。是權之不君。曹操射鹿。義平於君臣。曹丕射鹿。情動於母子。楊儀魏延相爭於班師之日。鄧艾鍾會相忌在用兵之時。姜維欲繼孔明之志。人事逆乎天心。杜預能承羊祜之謀。天時應乎人力。諸如此類。或正對或反對。皆不在一回之中而遙相爲對者也。誠於此較量而比觀焉。豈不足快讀古之胸。而長尙論之識。三國一書。有首尾大照應。中間大關鎖處。如首卷以十常侍爲起。而末卷有劉禪之寵中貴以結之。又有孫皓之寵中貴以雙結之。此一大照應也。又如首卷以黃巾妖術爲起。而末卷有劉禪之信師婆以結之。又有孫皓之信術士以雙結之。此一大照應也。照應既在首尾。而中間百餘回之內。若無有與前後相關合者。則不成章法矣。於是。有伏完之託黃門寄書。孫亮之察黃門盜蜜。以關合前後。又有李傕之喜女巫。張魯之用左道。以

關合前後。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設。以成全篇之結構者也。然猶不止此也。作者之意。自宦官妖術而外。尤重在嚴誅亂臣賊子。以自附於春秋之義。故書中多錄討賊之忠。紀弑君之惡。而首篇之末。則終之以張飛之勃然殺董卓。末篇之末。則終之以孫皓之隱然欲殺賈充。由此觀之。雖曰演義。直可繼麟經而無愧耳。三國叙事之佳。直與史記彷彿。而其叙事之難。則有倍難於史記者。史記各國分書。各人分載。於是有本紀世家列傳之別。今三國則不然。殆合本紀世家列傳而總成一篇。分則文短而易工。合則文長而難好也。

讀三國勝讀列國志。夫左傳國語。誠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經而立傳。經既逐段各自成文。傳亦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聯屬也。國語則離經而自爲一書。可以聯屬矣。究竟周語魯語晉語鄭語齊語楚語吳語越語。八國分作八篇。亦不相連屬也。後人合左傳國語而爲列國志。因國多事煩。其段落處到底不能貫串。今三國演義自首至尾。讀之無一處可斷。其書又在列國志之上。

讀三國勝讀西遊記。西遊捏造妖魔之事。誕而不經。不若三國實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且西遊好處。三國已皆有之。如啞泉黑泉之類。何異子母河落胎泉之奇。朵思大王木鹿大王之類。何異牛魔鹿力金角銀角之號。伏波顯聖山神指迷之類。何異南海觀音之救。只一卷漢相南征記。便抵得一部西遊記矣。至於前而鎮國寺。後而玉泉山。或目視戒刀脫離火厄。或望空一語。有同棒喝。豈必誦靈臺方寸斜月三星之文。乃悟禪心乎哉。

讀三國勝讀水滸傳。水滸文字之真。雖較勝西遊之幻。然無中生有。任意起滅。其匠心不難。終不若三國叙一定之事。無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爲難也。且三國人才之盛。寫來各各出色。又有高出於吳用公孫勝等萬萬者。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國演義爲第一。

凡例

一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齟齬不通又詞語冗長每多複沓處今悉依古本改正頗覺直捷痛快

一俗本紀事多訛如昭烈聞雷失筋及馬騰入京遇害關公封漢壽亭侯之類皆與古本不合又曹后罵曹不詳於范曄後漢書中而俗本反誤書其黨惡孫夫人投江而死詳於梟姬傳中而俗本但紀其歸吳今悉依古本辨定

一事有不可闕者如關公秉燭達旦管甯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于禁陵廟見畫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兒之慧鄧艾鳳兮之對鍾會不汗之答杜預左傳之癰俗本皆刪而不錄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讀者得窺全豹

一三國文字之佳其錄於文選中者如孔融薦禰衡表陳琳討曹操檄實可與前後出師表並傳俗本皆闕而不載今悉依古本增入以備好古者之覽觀焉

一俗本題綱參差不對錯落無章又於一回之中分上下兩截今悉體作者之意而聯貫之每回必以二語對偶爲題務取精工以快閱者之目

一俗本謬託李卓吾先生批閱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其評中多有唐突昭烈謾罵武侯之語今俱削去而以新評校正之

一俗本之尤可笑者於事之是者則圈點之於事之非者則塗抹之不論其文而論其事則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將盡取聖人之經而塗之抹之耶今斯編除句讀外別無塗抹一洗從前之陋

一敘事之中夾帶詩詞本是文章極妙處而俗本每至後人有詩歎曰使處處是周靜軒先生而其詩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編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實之與俗本大不相同